

忘了是從何時開始，我也漸漸地習慣了看到自己而默默避開的人們，而我也學會了不再對他們報以微笑。

因為，他們並不需要，這種會令他們感到羞愧的微笑。

「丁！你在哪裡？該回家吃晚飯了！丁！丁！」從轉角傳來的呼喚聲，伴隨著輕微喘息。

輕輕放下了手中的花環，望著來人不發一語。

拍了拍丁的頭：「笨蛋丁，你怎麼可以亂跑呢？萬一迷路了可怎麼辦才好？」話語裡滿溢著的是擔心的語氣，不見一絲怒意。

「妳……不生氣嗎？」騙人！騙人！一定又是在假裝要騙我了！

「我怎麼會生氣呢？我擔心你，今天又給你做了好吃的菜哦！你一定會開心的，以後別再在外頭玩這麼晚了，知道嗎？」

「為什麼妳不會生氣？村裡的其他人都會生氣阿！還是……還是說，妳是……媽……媽媽？」

對方幾可不聞地輕輕嘆了口氣，蹲了下來說：「丁，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，我不是你的媽媽，我只是照顧你的人，你別想這麼多了，走吧！回家吃飯了。」

拉起丁的手，就往回家的方向走去。

踢著沿路上的小石子，丁問著：「為什麼我沒有媽媽？為什麼村人都要避開我？為什麼是你來照顧我？為什麼呢？」

「丁，村人沒有避開你，他們只是不知道該如何和你相處，我來照顧你，是因為我覺得你很可愛呀！照顧你我很開心，你別想這麼多，乖乖吃飽早早上床睡覺才是乖小孩哦！」眼前突然放大的笑臉，好溫柔好溫柔。

溫柔地讓人忘記了剛剛躲在樹後聽見的消息。

溫柔地讓人覺得就算沒有媽媽也沒有關係了。

「嗯！好！我要當乖小孩！」丁綻開的笑容，就像一般小孩子一樣天真單純。

如果沒有讓他發現這些事的話，他還可以這樣繼續笑著。

如果沒有的話……就好了……

「今晚沒有月亮，黑黑的風又好大。」可以……陪我一起睡嗎？

心中浮現著小小的希冀，卻又不敢說出口的丁，睜著大眼看著替自己掖好被角的人。

微笑的看著眼前小小又倔強的丁，「好，等等我把外面收拾好，就來陪你睡好嗎？」

「才……才不是妳陪我睡呢！是我好心願意陪妳睡才對。」丁馬上把頭扭過去，雖然側過身但餘光還是偷偷看著。

「那就謝謝你了，丁。」

旋身走出了屋外，她看向已在屋外等候的人。

「那小鬼睡了嗎？」低沉的男音隱約透著沙啞，低聲問道。

「噓，這裡不好說話，我們過去那兒吧！」微微斂下眼眸，舉步走向了前院松樹旁。

無月夜晚，只剩下星子微光，夾帶著沙沙作響的風聲，老者攏了攏衣襟，忍不住皺眉埋怨著。

「好端端地為何要種松，這可是不祥阿！」再加上這陰風陣陣，刺的他寒毛直豎。

斜睨了眼前老者一眼，女子不耐地說：「村長，您前來就只是為了討論我們家門前種的樹嗎？」

「誒！妳！罷了罷了！那個小鬼妳應該已經安撫好吧？應該不會影響到七日後祭祀的進行吧？可告訴妳，我不允許任何的意外發生，懂嗎？當然，答應妳的事情，村人們都會做到，妳放心，我這趟來只是確認情況而已。」村長不知道是被眼前的人氣的身體發抖，還是自知做了虧心無理的事情，急切地把話說完。

「當然，這是我與你們的交易，我會做到的，這段時間你們不要來騷擾我們，不然祭祀如果不能進行，可就不能怪我了！」女子冷冷地說道。

「那我、我就先走了！七天後，別忘了！」

開什麼玩笑，他們可禁不起無法祭祀的後果，好不容易來了個外地小鬼，不然，哪戶人家捨得將自己的兒女給送出去？那可是死路一條阿！

看著匆忙離去的背影，女子苦笑著，既然只剩下七天，那……就好好待那個孩子吧！

「咿呀～」房間的木門緩緩地被推開，探出一個小小的頭顱。

「怎麼收這麼久？」丁咚咚咚的光著腳丫跑出屋外。

一把抱起丁，「你怎麼沒穿鞋就跑出來了呢？我收好了，走吧！進屋裡睡。」

「嗯……」丁將整個臉龐藏入眼前的懷抱中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。

果然是真的……村人要拿我去祭祀的事情……是不是，已經沒有人可以相信了呢？

這個世界，果然真的不讓人留戀阿……

縱使心裡這麼想著，小小的丁還是忍不住靠得更緊，汲取這短暫懷抱中的溫暖。

<待續>

一直不敢走入樹林的最深處，丁一向只在外圍草叢摘著花玩，柔和的陽光舒服的灑在他身上，看著手上的各色小花，心裡想著要給唯一待他好的人做個花環。

突然，路旁一個矮叢發出了莫名的聲響。

丁好奇的前去撥開樹叢想一探究竟，不料，從裡頭跳出了一坨黑影。

「哎呀！」丁嚇了一大跳，冷不防地往後跌坐在地上，手上的花散落一地。

竄出來的是一隻通體雪白的兔子，咬了地上的小花，就往前跳去。

「哎！等等我！把我的花還來阿！」馬上矯捷地爬起身，丁二話不說地追上了兔子。

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丁也來不及仔細記下來的路，迷迷糊糊地就跟著一團雪白繞進了樹林深處。

只見參天大樹遮蔽了溫暖的陽光，周圍只偶爾傳來了幾聲怪異的鳥鳴，專心追著兔子的丁也在這時候發現了不對勁。

「嘎阿——！」一陣難聽的啁喳叫聲，從高處傳來，把丁嚇了一大跳。

「……原……原來只是烏鵲阿……」丁驚魂未定地拍了拍小小的胸口，這才意識到自己獨自一人跑進了樹林深處。

「糟糕，我該怎麼回去？」丁開始擔心了起來。

而不遠處，兔子乖乖的伏臥在一旁嚼著草，花朵早不知被甩落到哪去了。

像是特意引丁到這裡來似的，兔子不像先前一樣跑給丁追，而是主動靠過來，在丁的腳邊磨蹭示好。

丁蹲了下來，輕輕地摸了摸兔子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兔子，我可以像你一樣就這樣逃走嗎？」

突然，一陣溫暖的風颳起，樹梢上的花朵紛紛落下，只見在花葉飛舞之中，隱隱約約出現了一道影子。

丁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置信地望著前方朦朧的身影。

下一刻，這個身影一點也不朦朧。

帶著淡淡的笑意，但卻讓人感到非常溫暖，隨風輕揚的瀏海下方有著圖騰般火紅的眼。

風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這一身白衣的男子就這樣翩若飛鴻地立在丁面前。

依舊笑著。

丁看著眼前若神祇般高大的男子，靜靜地等待著對方開口。

看著眼前小小卻又倔強的人兒，白衣男子的笑容更是燦爛了。

「孩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仰著頭看著眼前的人，丁仍舊抱著兔子不發一語。

於是，白衣男子緩緩地蹲了下來，眼睛平視著眼前抱著兔子不發一語的丁。

「我說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彷彿全身沐浴在冬日陽光下般的溫暖，這已經是小小丁許久未曾感受到的感覺，一個忍不住就脫口而出。

「丁，我叫做丁。」他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在這個人面前，好像沒有任何事情是需要擔心害怕的。

「丁嗎？你好，我是白澤。」一邊說，一邊伸了個大懶腰，隨即就躺在丁身旁的草地上。

兔子見狀，便掙脫了丁的懷抱，一蹦一跳的跳到白澤身邊，安安靜靜吃著草。

愣在一旁的丁，霎時間不知所措地看著眼前的人。

「怎麼？你不覺得天氣很好嗎？躺下來吧！」白澤拍了拍身邊的草地。

原本走進樹林時，還有一些寒冷，不知道為什麼白澤一出現，柔和的陽光伴隨著微風讓整個環境變得很溫柔。

於是，丁也躺了下來。

「誒，你也離太遠了吧！」白澤不滿地翻過身，大手一撈就把丁撈進了自己懷裡。

不等丁反抗，白澤緊緊地把丁抱住，深吸了一口氣：「嗯……你好香阿！」

丁愣了一下，隨即反應過來，雖然他人力氣也小，但他還是使勁努力伸直雙手，試圖將彼此的距離分開。

當然，他怎麼可能敵的過白澤呢？

雖然全身的力氣都已經用光，小小的手臂也微微顫抖著，但是丁仍然沒有放棄抵抗。

起初，白澤的眉毛微微蹙著看著眼前的情況，接著，他輕輕地嘆了口氣，毫不理會丁的反抗。「丁，我給你說個故事吧！」

或許，是這人的聲音太過溫柔。

或許，是陽光加上微風太令人放鬆。

或許，自己真的累了……

太多的或許都只是在找藉口，反正明天祭典過後，自己都要不存在了，那麼，短暫享受一下，又有何妨？

想到這邊，丁僵硬的身體就放鬆了起來。

白澤感受到懷裡的小東西似乎已經放鬆了警惕，露出了更大的笑容。

被白澤那發自內心的笑容閃到，丁嘟起嘴：「笑什麼笑！」

「你知不知道，現在的你，可口的讓人想一口吞下肚……沒聽說過，在這樹林裡出沒的都是妖怪嗎？」白澤笑道。

「我……」頓了頓，想到明天祭典的事情，丁高傲的仰起頭。「哼！就算被吃掉也沒關係了……」

「那……我就吃掉你吧！」白澤微微一笑卻帶了點苦澀。

他懂的，眼前的他並不會有任何與他的記憶。

他懂的，會讓眼前的他如此孤單，這份罪，他也要算一份。

他懂的，現在的自己多想不管不顧的就這樣陪在眼前的人的身邊。

但是，他也懂的，他不行。

查覺到這一點，白澤像發了狂似的放縱起自己的行為。

抱著丁的雙手更加用力的禁錮住懷裡的人，卻又小心翼翼地怕弄傷他。

總是帶著微笑的嘴角不停地尋覓著那一如記憶裡熟悉的輪廓。

從小巧的耳朵開始啃咬著，慢慢的移向總是皺著的眉，白澤用著最溫柔的溫度輕輕的吻去丁眉間的皺褶。

沿著眉心往下，白澤不疾不徐的持續擴張著自己的領土。

內心出現又麻又癢的感覺，丁忍不住的扭了一下身體，低聲地說：「你是狗阿？舔的我好癢……」

聞言，白澤停下了動作，眼睛直直地看向丁。「不，我不是狗，我是神獸，你還記得嗎？」  
……你還記得前幾世一直陪伴著你的神獸嗎？

他清澈的眼睛裡，倒映著同樣清澈的丁。

直到看見了他眼神裡的疑惑，白澤懊惱的低下了頭，強勢的覆蓋上了他的小小嘴唇。

「唔……」丁莫名其妙的被又舔又吻的，心裡也是有點生氣，但卻又有一股心疼的感受盤旋在腦海裡。

模仿著白澤的動作，丁從被動轉為主動，帶有一點生氣的懲罰意味，丁用力的啃咬著眼前血紅的唇。

濕潤的感覺傳來，丁嚇了一跳慌忙抬起頭看，以為是自己太用力使得白澤受傷了。

只見白澤閉著雙眼，那眼淚卻是怎麼樣都停不下來的瘋狂奔流著。

丁剛剛所感覺到的濕潤，嘴唇上的痛覺那麼的輕微。

而心上的痛，卻跟著白澤的眼淚……

那麼痛。

「為什麼……你……要哭？要被當成祭品的人，可是我呀！」丁看不慣白澤的眼淚，小手用力的在他臉上抹了抹，語帶輕鬆的自我嘲諷著。

「他們……要把你當成祭品嗎？」又是因為自己的罪嗎？白澤仍舊緊閉著眼，不敢去看眼前那麼純淨的人。「那麼……你……」

「要不要留下來……就這樣，陪在我身邊？」

「聽起來是個不錯的提議，不過，很抱歉……我不能。」那個一直以來照顧自己的女子，對自己那麼好，自己又怎麼能夠辜負她的期待呢？就算她對自己的好都是有目的的……也沒關係，他還是可以假裝不知道。

白澤聞言，突然就笑了起來，再度緊抱住丁，呼吸著令他眷戀的氣息。「果然……就像是你會說的話阿！」

一如以往，記憶中的那個人，始終沒變。

「誒，你是說你叫白澤吧？那……你會繼續等著我嗎？」丁在回去之前，回過頭看向白澤，揚起大大的笑容問著。

白澤沒有回應，背光的他臉上始終帶著誰也看不清的笑容，輕輕的點了頭。

<完>